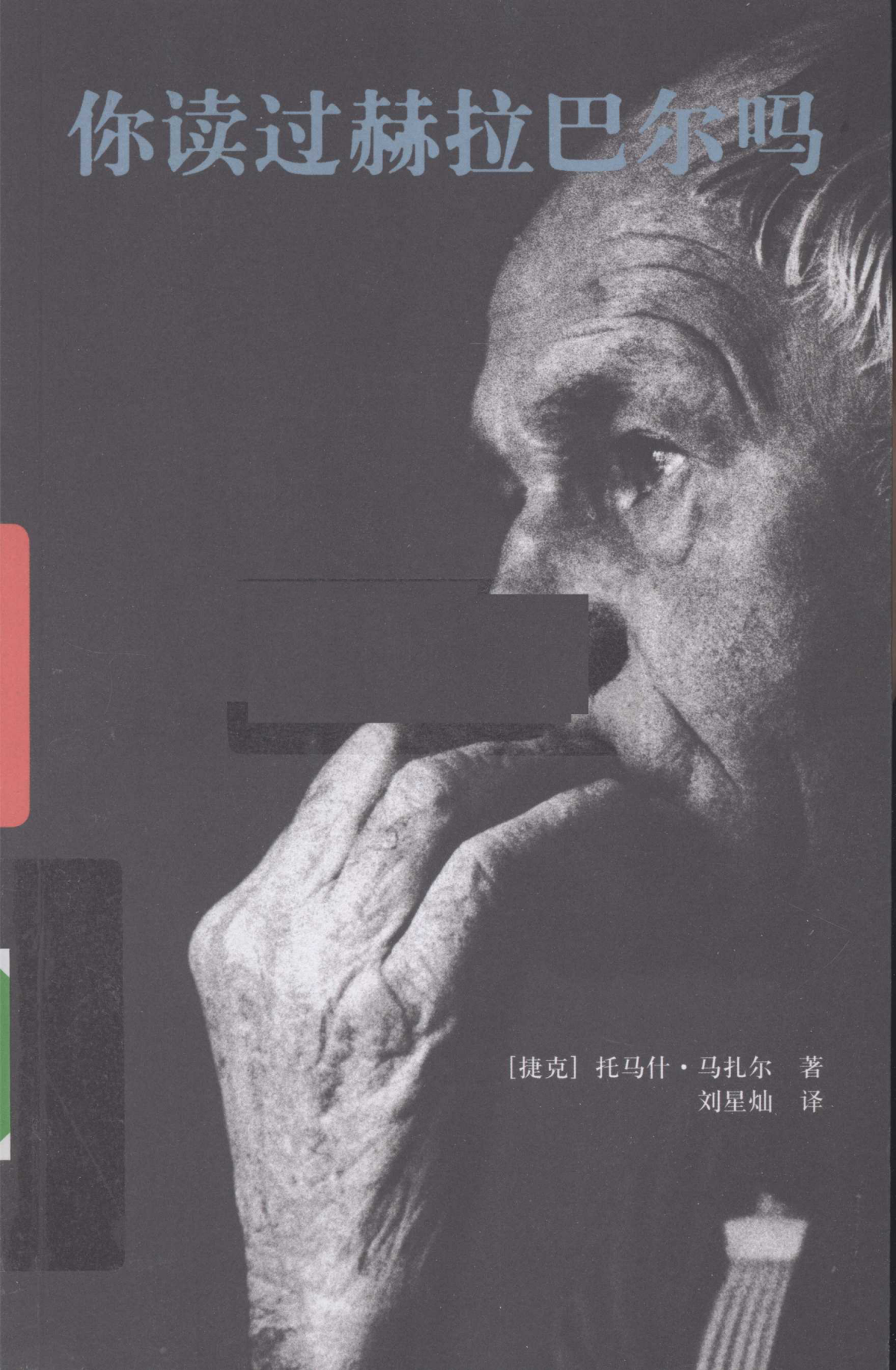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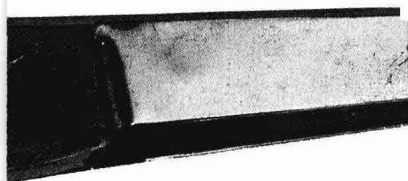
你读过赫拉巴尔吗



[捷克] 托马什·马扎尔 著
刘星灿 译

你读过赫拉巴尔吗

[捷克] 托马什·马扎尔 著 刘星灿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读过赫拉巴尔吗/[捷克]马扎尔著;刘星灿译.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6
ISBN 978-7-5006-9408-3

I. ①你... II. ①马...②刘... III. ①赫拉巴尔, B. (1914~1997) —传记 IV. ①K835.24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20566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01-2008-4386

Kniha byla napsána s přispěním Nadace Český literární fond

Tomáš Mazal

Torst 2004

著作者 [捷克]托马什·马扎尔

译者 刘星灿

责任编辑 龙冬

封面设计 康健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邮编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门市部 010-57350370

编辑部 010-57350401

印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印刷

经销 新华书店

规格 660×970 1/16

印张 18.5

插页 2

字数 180千字

版次 2010年6月北京第1版

印次 2010年6月河北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06-9408-3

定价 29.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57350335

致中国读者

亲爱的中国读者：

我高兴地得知，捷克作家博胡米尔·赫拉巴尔的作品在你们美丽的国土上也同样受到欢迎，前前后后出版的中译本竟达十余种之多。对我个人来说，尤其让我高兴的是，拙作《赫拉巴尔》一书的摘译本也将与中国读者见面。这是我的荣幸，但愿它或多或少能让大家进一步了解到赫拉巴尔的生活、作品与风采。

说实在的，赫拉巴尔本人的生活事迹，就是一个典型的中欧人在二十世纪的生活经历。他所走过的生活与职业历程，实际上折射出中欧的历史事件与时代变迁。一九一四年，当时作为奥匈帝国公民的赫拉巴尔的诞生地摩拉维亚，就是中欧的中心地带，是你争我夺、富于欧洲政治的战略意义的不幸地区。赫拉巴尔自然也同他的民族度过了几番戏剧性的政权轮替与革命变更，不仅遇上了国家边界的改变，而且还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他四十七岁时还一直当着工人干着体力活儿，到一九六三年才出版了第一本书，可在一九九七年他逝世时，却已是一位受到世界瞩目的著名作家。

至于我这个再普通不过的人，又是怎样与赫拉巴尔这位伟大作家结下了不解之缘呢？

我自一九五六年出生之后，一直生活在布拉格，读完职业高中之后，换了好几次技术工作，最后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尽管我一直坚持业余爱好，自修文学，在国内外出版了好几本书，但仅靠文学和新闻写作是不够糊口的，所以我至今仍作为一名消防安全技术员为多家公司服务。还是在当学生的时候，我便被各类题材和风格的文学读物所吸引，当时学校里是不主张你分心去读这些闲书

的。我坚持自学，十六岁时第一次得到了赫拉巴尔的一本短篇小说集《“世界”快餐店》，这本书让我喜爱得立即去将赫拉巴尔所有的其他作品都找来读。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因为他的书早已售完，并且没有再版，他的新书又不给出版，因为自一九六八年苏军占领捷克之后，对占领不肯表态支持的赫拉巴尔，是被当时的政府禁止出版其作品的作家。

后来我长大一些，便常和朋友们到金虎酒家去喝啤酒，那里提供也许是在布拉格最好的皮尔森啤酒，碰巧赫拉巴尔也常和他的朋友们去那里喝酒。当然他们是坐在另外一张桌子。那时我作为他的一名读者，虽然还未曾跟他打过招呼，但我总算亲眼看到了一位实实在在活生生的作家。

我那时很胆怯，心想无缘无故去打扰一位作家恐怕不合适吧，所以就只是默默地从我们这张离他较远的桌子注视着他，而且我得承认，也许在我最初的文学创作尝试中，还下意识地模仿过他。

一九七五年后，官方有限制地允许赫拉巴尔出书，赫拉巴尔有一些新书问世。我对他的兴趣更加提高。当时赫拉巴尔在金虎酒家的桌旁总是很热闹，常有人跑去跟他握手或让他签名。

后来，我和朋友们因故转到另一家饭店，当时我们办起了“地下出版”，悄悄传抄和扩散被禁作家各类手稿及打字文稿，包括赫拉巴尔被官方出版社拒绝出版和只在国外流亡出版社问世的新作品。

直到一九八九年的“天鹅绒革命”后，情况才有所改变，我们的地下出版社也在一九九〇年初改为公开出版社。在朋友们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印刷出版了原先只用打字机复制成几个副本的第一本铅字印刷的书。

我记得这是一本由节奏明快的女诗人杨娜·克莱伊查罗娃在一九四八—一九五二年写作的一本诗集。在这之前，她一直将这些诗作藏在抽屉里，谁也不敢出版。因为赫拉巴尔在一九五〇年前后

曾与杨娜·克莱伊查罗娃有过较密切的交往，我断定，让赫拉巴尔给这本由我们出版的唯一的一本小书写个前言准不错。我就这么下了决心，并鼓足勇气，克制住羞怯，到金虎酒家去找赫拉巴尔。出乎意料的是，赫拉巴尔认真地听了我的请求，还微笑着喃喃了一句什么，然后对我说，让我在下个星期二再来这里，他会将文章带给我。

一周之后，我带着几分怀疑去到金虎酒家。一打开酒家门，没想到赫拉巴尔已在后面那个位子上向我招手，仿佛他已焦急地等了我好大一会儿。“这是给你的那篇文章，”他对我说，“您坐过来，跟我们一块儿喝啤酒吧。”

篇幅有限，我不想再拉长我的回忆。总之，在这张桌子我喝了不少一杯啤酒。我在那里坐了整整七年，直到赫拉巴尔逝世。命运，或更确切地说，一种更高的精神力量将我判给了赫拉巴尔。在这张赫拉巴尔桌子上相聚过的我们这些留下的朋友，至今每逢星期二还一直在那里相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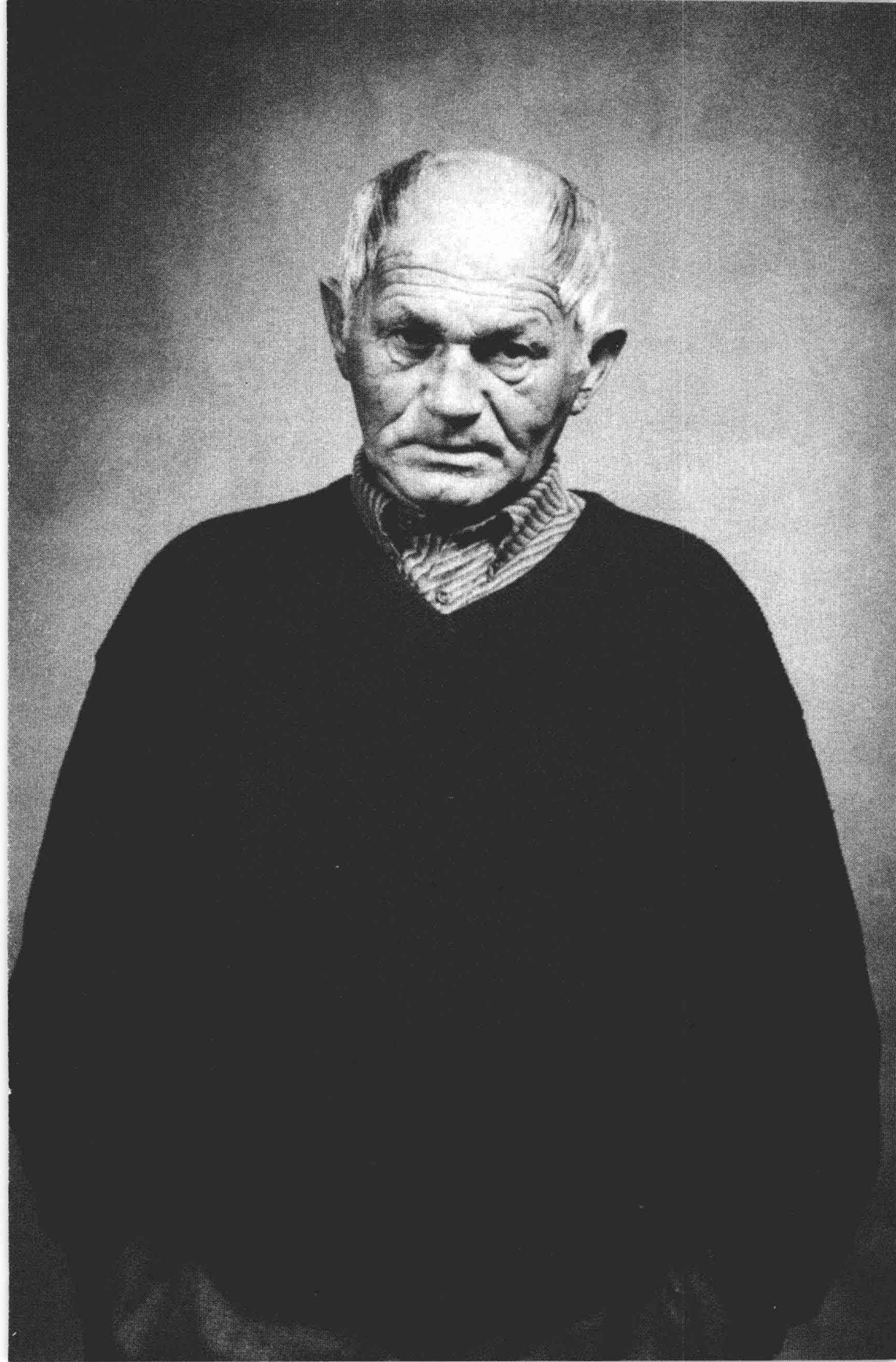
我与赫拉巴尔之间是一种相互尊重、充满信任、理解和真正意义上的友谊关系——赫翁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作家，而首先是一个温和亲切的人。我们喝过的啤酒足够装满好几个容量大得我恐怕都游不到对岸的游泳池，我常挨着他坐在金虎酒家，乃至克鲁肖维采酒家。我不只是与他同饮啤酒，我还常去克斯科他的林中小屋看望他，为他处理邮件，管理钱财，帮他处理各种日常生活事务，我甚至有他住所的钥匙，为免遗失，他的出国护照也放在我这里。总而言之，充当他秘书的角色。还同他一道出国参加文学活动，接待来访者。在国外及国内小酒家这类嘈杂的地方，我还常常遇到赫拉巴尔的朋友，包括作家、画家、雕塑家、音乐家、戏剧家、各个门类的艺术家以及思想情趣与他相投的普通劳动者……应该说，所有这些都是我所期待的非常难得的最好的大学。而最主要的是赫翁经常鼓励我、引导我，对我讲解如何写作，如何通过写作来

询问自己应该如何生活,如何与读者更等同,如何让作品恰当地有所教益、打动人心、引起共鸣……我觉得,谁与赫拉巴尔有过交往,便会永远忘不了他。他的人格魅力会在你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曾到国内外出版翻译过赫翁作品的不少地方去参加座谈会,讲述赫拉巴尔的生活与作品,发现许多听众不满足于只读他的作品,很想知道关于赫拉巴尔更多的东西,从而启发我想到应该写一本书,将我知道的有关赫拉巴尔的一些情况和照片拿出来与大家共享。终于,《赫拉巴尔》问世了。

翻译家刘星灿女士于二〇〇四年应邀访捷时,我将《赫拉巴尔》送给了她,她欣然表示乐意将它摘译介绍给中国读者。作为中国青年出版社隆重推出的“赫拉巴尔精品集”译者之一,她向我反映了赫拉巴尔的作品在中国翻译出版、受到读者热烈欢迎与好评的情况。我衷心感谢将赫拉巴尔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杨乐云女士等翻译家们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朋友们,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才使赫拉巴尔和他的作品在你们美丽的国土获得了众多的“知音”,从而拉近了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距离。

最后,请接受我深深的祝福。恭祝各位愉悦、安康、合家幸福!

托马什·马扎尔



目 录

致中国读者	1
第一部分	1
电影结束了	3
赫拉巴尔晚年的几则故事	29
巴比代尔	46
传奇的文学生涯	51
第二部分	149
从书中刮出来的风	151
鼻头拴着绳子的熊	162
从留级生到博士	179
母子演技相当,舞台各异	190
关于《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的几点解释	200
《过于喧嚣的孤独》是他最在乎的、真正的孩子	213
赫翁的小酒家小饭馆情结	230
用康德语言来解说的体育	257
下辈子要当歌剧演唱家	265
视猫如子	273
译后记	286

第一部分



电影结束了

一九九七年二月三日,星期一,我感冒躺在家里。上星期六我还开车到一位木匠朋友伊希·特尔卡家去为孩子们取过鸟食槽,可到晚上便发起了高烧,几乎动弹不得,就像挨了一顿棍棒那样全身酸痛……当天下午,大概在两点四十五分,虚弱无力的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有个女人的声音在电话里说她是从布洛夫卡医院打来的,说马上替我接通东格尔教授。紧接着,电话里响起了一个男人的声音,“马扎尔先生,我告诉你一个悲痛的消息,赫拉巴尔先生逝世了。”“不,不可能……”我开始结巴起来。“这是发生在几分钟之前的事。很遗憾,这是一起悲剧性的事故,赫拉巴尔先生从窗口摔了下去。”这位布洛夫卡医院矫形外科主任用冷峻的声音补充说,“这对我来说也是一桩非常悲伤的事儿。他因为给鸽子喂面包渣,探身窗外,腰弯得过大,不小心从窗口摔了下去,当场身亡,已经回天乏术了……”是啊,已经无法抢救了。我立即拨了几个电话……开始了悲伤、漫长而又繁忙的一周。

赫拉巴尔自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三至十五日访问柏林回来,以及寒冬随即降临,健康状况一直不太好,步履越来越艰难,关节和头部总是疼。“有什么好说的呢?就该是这个样子了嘛,当然这也不会拖多久……”他心绪不佳地说。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的孤独感越来越深,心情时常烦躁,这种状态对他来说可能比行动上的不便更难忍受。尽管如此,他却仍然不辞劳苦每天早上搭公交车到克斯科去,下午再返回布拉格,直奔金虎酒家,到他回家休息时已是晚上,行动就更加困难了。我们得轮流叫辆出租车送他回家,通常是谁陪他在酒家,就由谁送他,艰难地扶他爬上六楼,帮他脱



了衣服,安顿上床,为他往床头柜上放一杯水、一些止痛片和安眠药,然后……关上房门,就只能交给上帝去照顾他了。为了保险起见,我身边还留着他的一把房门钥匙。令人惊叹的是,赫拉巴尔在每次经过这种夜间神志昏迷的艰辛历险之后,第二天早上九点钟,重又踏上去克斯科的征途,下午照样重复“布拉格、小酒家、回家”这个循环圈。

十二月三日,星期二那天,克拉乌迪奥·波尔达^①和伊万·科特^②开车到克斯科来找赫拉巴尔,准备送他到金虎酒家去参加我们星期二的例会。参加者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几乎是他最在乎的一些人。他们与他们定期讨论他感兴趣的事情,而朋友们则充当着他与周围世界的联系人,他们实际上不只是对他的身体而且也包括他在文学方面的事宜给予关爱。在最近几年里,每到星期二,我们总是开车到克斯科去接他,以便稍微减轻一些他在公交车上的颠簸。赫拉巴尔欢迎这一举措,而我们所得到的回报则是按照他为我们准备的行车路线回到布拉格。我们不止一次地乘车从克斯科途经科乌辛回到布拉格,有时却又经过利普尼采或者旧博列斯拉夫、霍都涅。所经过的整个地区,布满了上千年的古旧村落和名胜古迹,还有小教堂、庄园、坟地等,更主要的是那些载负着饱含鲜血的历史的小溪与河流。赫拉巴尔是一位出色的导游,他的讲解不仅包括历史事件,而且包括与之相关的文学艺术。我们也常在那些乡村小饭店吃个晚些的中饭。在这里,赫拉巴尔以其特有的幽默风趣,讲述他或他的朋友们在这里和附近地区遇到的事情,还将那些曾经遇到的某件吸引他的事件发生地指给我们看。后来,他还将这些事件

① 克拉乌迪奥·波尔达(Claudio Porta),是赫拉巴尔的一位酒友。

② 伊万·科特(Ivan Kott 1942-),化学家,是赫拉巴尔及女友所在剧院的文化俱乐部的组织者,从1988年起与赫拉巴尔在金虎酒家相识并成为好友。

NESTUJÍCÍ JSOU POVINNI

DV, Stanište Dablice
Bulovka
Vítovská ▼
Nádraží střed
Nádraží ▼, Zelivského ▼
Městní Město
nádraží



糅进作品里。对我们来说,这是将貌似平庸、单调乏味的景色,做一番有趣而丰富多彩的描绘。对赫拉巴尔来说,哪怕只是瞬间的变幻,从他那缩在克斯科的小屋里以及布拉格预制板楼房里的“奇特孤独”中挣脱出来,一览这充满阳光、色彩以及人群的景色,都是非常愉快的事情。他以审美的眼光领悟这一切,也善于像画家那样描绘这一切。

可是,在这个一九九六年的十二月三日,赫拉巴尔却没有和我们从克斯科一同回到布拉格,据说是喝多了伏特加,腿和腰撞在了壁炉上。“小伙子们,没劲儿,我不跟你们去了。替我问候金虎酒家。可能的话,你们明天来看看我,我就留在这里了。”可到第二天,赫拉巴尔的弟媳塔莎却给刚从克斯科回来的波尔达打了个电话,让他中午就到克斯科去,因为博冈^①决定要去医院,已经为他在布洛夫卡一位名医那儿挂了号。于是赫拉巴尔像前次一样,又住进了布洛夫卡医院。可这一次去的既不是内科,也不是神经科,而是由巴维尔·东格尔教授主管的矫形外科。这是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四日,是个寒风凛冽的日子。

第二天,我就到医院去看望了赫拉巴尔。我们在赫拉巴尔住院期间从没遵守过探病时间的规定,门房也不在乎我们这样。赫拉巴尔住在一间空着很多病床的大病房里,仿佛他只是在一所山间木板房里作短暂的休息,仿佛那里随时还会有下一批旅行者到来,而赫拉巴尔还将从这里出发到别处去。他身穿牛仔裤和夹克上衣,围了一条围巾,戴了一顶俄式羊皮帽,手杖靠在床沿上。窗外有架直升机在缓缓下降,从飞机里匆忙抬出一个裹着毯子、包扎了绷带的伤残者。马达声不停,直升机准备飞走,仿佛一只从天而降往这里运送病人的鸥,又仿佛为它巢中饥饿的雏鸟搜寻食物而来。气氛沉寂,赫拉巴尔不发一语,执拗地盯着前面。“这是空手道。我没想

① 作家赫拉巴尔姓赫拉巴尔,名博胡米尔,博冈则是博胡米尔的爱称。

到会这样。太可怕了,但也有它自己的逻辑啊!完了,我从这里是出不去了。刚不久,伊拉来过,说什么我脸色还不错,说他,也就是约瑟夫·伊拉举办了一个漂亮的展览。他也清清楚楚把我看了个底朝天。”我的探望时间比较短,赫拉巴尔明显想独自待一待。“这里冷得要命。”分手时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几天之后,赫拉巴尔搬进了一间单人病房,六楼十一号房间。从朝南的窗口可以看到利本尼^①、维索昌尼、卡林以及日什科^②。在这间开始还洒落着午后冬日阳光的房间里,赫拉巴尔已经开始习惯病房的环境和自己的状况。“我在调整自己归顺死亡……”赫拉巴尔对朋友们说,“我像你们扭动收音机上的开关、调台一样,在调整自己归顺死亡……”这个信息,尽管声音很低,却带有几分幽默,至少我们当时是这样领会的。

赫拉巴尔接待的来访者相当多。他最亲近的朋友们几乎每天都去看他。反正在单人病房,我们打扰不了任何人。除了他早年的朋友,还有那些较远一些的也都来探望他。新闻记者们来了几次,电视台的人带着摄像机大概也来过两次。会见的情形各不相同,有时赫拉巴尔显得很疲倦,有时又恰恰相反,显得十分高兴,乐意与人交谈。

有时候,他滔滔不绝、妙语连珠。有时候,他又只是平淡地描述这六楼病房外奇特的忧郁景色:灰暗、朦胧的寒空,被窗檐挡住一半的树林,乌鸦横飞,以及在离它不远的下方卡拉普山坡上那仿佛盖了一层霜的利本尼坟地。赫拉巴尔曾经喜欢散步去那里追思诗人赫拉瓦切克^③和他的《复仇之歌》,以及那位跑得最快的冰球运

① 赫拉巴尔曾在布拉格利本尼区的堤坝巷 24 号住了 20 年之久。

② 维索昌尼、卡林及日什科分别在布拉格各个区。

③ 赫拉瓦切克(Karel Hlavaček 1874—1898),是 19 世纪捷克最著名的诗人之一。